



對於偏愛台灣文化的年輕世代來說，「臺灣吧」(Taiwan Bar)大概是這半年來在社交網絡上頻繁看到的一個名字，這個獲得了YouTube 2014年度最佳創意獎的團隊「臺灣吧」，由幾位去年才在台灣崛起的80後新創業家組成。他們的創業作品《動畫台灣史》，迄今已累積250萬人次點閱，這套幽默風趣的動畫影片，把複雜枯燥的歷史素材與社會議題轉化成網民形容的「台灣人必看的動畫」。

本業是音樂DJ的執行董事謝政豪今年才24歲，畢業於台大農經系，「臺灣吧」最初的構想就是他在服役期間設計出來的，雖然年紀輕輕，卻對自己的創業之路充滿信心。今次我們便與這位「臺灣吧」的執行董事展開對談，一睹新世代的思維路徑與生活態度，也來聽聽看風靡Youtube及臉書的「臺灣吧」幕後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 謝=謝政豪

「臺灣吧」是什麼？

文：念大學的時候就對台灣政治與歷史特別關心嗎？
謝：這點其實我要特別強調，就是「臺灣吧」它是一家新媒體公司，它不是歷史公司也不是政治、製作、動畫公司。那我們第一個作品之所以選擇歷史，是因為去年那個時候，我們認為台灣歷史是一個大家想要的題目，公司一開始沒有無限的資金、資源、人力和時間。所以那是一個同時具備商業性跟社會性的選擇，《動畫台灣史》在今年六月完結，目前我們也陸續推出了好幾檔新節目，所以關注台灣歷史——那只是一個開始。

文：「臺灣吧」的定位是新媒體，那你認為它和其他台灣的新媒體相比，最大的特色是？
謝：我認為台灣新媒體為什麼做得好像不是很有聲色，最主要原因是重點放錯：大家都認為重點可能是兩個，一個是科技方面的，像網絡、雲端、社群、播放頻道等等這種，但我認為是不對的。還有一種覺得網絡時代的語言、幽默——在台灣叫梗，覺得這是重點。但我認為新媒體重要的是使用者的行為。舉個例子，20年前你看連續劇，是禮拜五晚上八點守在電視機前看一集，那現在例如說我們周末發現一部很好看的影集，周末兩天不睡就能一次看完，這才是新媒體的內涵。新媒體也許是科技和文化造就了使用者行為的可能，但是說到底，還是行為本身，才是新媒體真正的核心價值。

文：對新媒體來說，內容是否重要？
謝：掌握使用者行為所產生的內容才是最重要的。「臺灣吧」是一家新媒體公司，它想要用新媒體改變教育、傳播、娛樂三件事情。傳播是指：新聞、政治、辯論節目等資訊交換節目；這也是我們未來五年的方向，把教育這件事變成看連續劇一樣的事——我在臉書看到的「動畫台灣史」、或是在手機看到的、電視看到的，一點關係都沒有，重點是它跟你的生活相契合。

創業脈絡中的成長故事

文：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嗎？
謝：我的成長環境是在新竹科學園區長大，我爸媽是上個世代的成功楷模，他們家裡都很窮的，就是苦讀考試翻身上來，老一輩成功那一套，被工作追着跑。因為一些經濟大環境的因素，台灣科技產業這五年來一直往下走，我們以前講科技新貴，現在都講「茅山道士」：毛三到四。那我自己就會很清醒去反省說以後該要從事一個怎麼樣的產業？所以我在實驗學校長大，類似那種宿舍學校，科學園區裡面小孩子不多，全部加起來150個人，那時候我是學生會會長。學校非常自由，但其實我們也是成績第一名學校，比建中、北一女的成績還要高。學測300分，我當時考到291分。這也不是重點——重點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老師對課綱教案的要求比較自由，有的老師甚至根本沒有課本。我還記得我國中歷史老師，他自己講義釘書機一釘，然後一年就這樣過去。因為我的學校對教育框架比較沒有那麼緊張，我自己也不是很注重升學這個事情，我自己給自己的壓力不大，所以我很多的學習是來自網絡，像是Youtube非常多tutorials，或者一些公開論壇，我從中得到啟發。

文：自學給了你怎樣的啟發？
謝：我18歲考上台大就是半工半讀，第一份工作是在夜店當DJ，那一切玩意兒包含器材，都是用我自己從小到大的紅包錢買的，技術也是上網自己學的，一切靠自己自學。那給了我很多啟發。但這一切還沒變成企業。真正變成企業是在我當兵的時候，那個時候已經是去年2月的事了。我在海關裡面當兵是翻譯官，長官下班我就下班，朝九晚五，是很閑的。有一天我查資料就發現我一直從高中就很習慣打開google就是打英文，因為打英文比較能找到我想要的，不管是技術內容，還是別的。我突然覺得這很可怕——我的母語是中文，世界上講中文的也那麼多，可是為什麼中文的內容這麼貧乏？我又聯想到我從小自學的那個經驗，就想說如果網絡上或社群上的中文內容夠多的話，像我那樣的成長歷程、就業甚至人生都可能更自由。我都會跟外面人說，台灣最近吵得很兇的那個課綱，當然有些陰謀論、有些社運……有些什麼的，總之就是保守派勢力跟本土勢力一直角力於台灣的課綱該怎麼寫（我想香港有一模一樣的問題），但在我的立場看來，我是不會去吵那個的，原因一：我是體制外的；原因二，我覺得課綱未題），但在我立場看來，我是不會去吵那個的，原因一：我是體制外的；原因二，我覺得課綱未題），但在我立場看來，我是不會去吵那個的，原因一：我是體制外的；原因二，我覺得課綱未題）。

「臺灣吧」創始人謝政豪：用新媒體去改變教育、傳播、娛樂



清醒自信走我路

文：所以你一畢業服完兵役就開始做了？
謝：還沒服完兵役我就開始做了，我六月退伍，二月開始寫企劃書，寫到八月，我企劃書改了18次，最後才決定要做「臺灣吧」。

文：整個資金來源是靠自己還是政府申請？
謝：這東西不能靠政府。我對這個企業想像是一開始就盈利的，所以我有信心，我認為很多的補助啦或是群眾募資的，那些首先是一次性的，再後來我認為社會上有很多人需要這些東西，例如說天然災害、社會運動、弱勢團體等等，他們是沒選擇只能用這個東西。而且長久去看我認為這個商業模式也不健康，你要幹一個企業你就是破釜沉舟去幹。你靠募到錢把自己養活了，之後你的商模不健康，你會死得更快。

所以我從day 1就沒想過要募錢。我一開始去找投資人，沒有人聽得懂我要幹嘛，所以沒人要借錢給我。我就自己出一半朋友借一半，我現在還清啦——所以我現在是獨資，都是自己的錢，目前我們公司也沒有開放A輪B輪的想法，我們覺得首先網絡創業真的花不了多少錢，再來大概也只有我們知道自己在幹嘛。

文：所以你們覺得你們在幹嘛？
謝：我們覺得我們是新媒體公司嘛。

文：「臺灣吧」的影響力很大，在過去這半年，大家看到你們做的那些動畫短片，你會覺得這種影響力和當時的預期相當嗎？

謝：我認為大家還需要一個時間搞清楚我們到底要給的東西是什麼。我還記得一開始很多報道包括現在都還是說，「臺灣吧」有兩種形式：第一種，用輕鬆有趣的方法說歷史；第二種說法是說我們在做懶人包，但這兩種說法都是錯的。總的來講，「臺灣吧」是屬於我講了什麼並不重要，因為它畢竟是網絡影片，課本都才能講多少東西？網絡能講多少東西？超級少，我的劇本只有3,000字，一般都是笑話，實際就只有1,500字，所以重點根本不是我的內容，它也不是用懶人包的邏輯製作的，「臺灣吧」想要給出的內容，很像我喜歡的那套影集《Newsroom》中我所認同的一句話：做媒體只有兩個任務，第一個任務，形塑一個對話，但你是形塑這個對話的方式，而不是方向（那是舊媒體做法）。第二就是教育選民。

所以我講了什麼並不重要，我的立場是什麼更不重要，「臺灣吧」的學習應該是在你看完影片之後開始的。其實在這個時代這些東西都是免費的，你要知道一個國家的歷史，那些說法網絡上全都有。真正重要的是你的興趣，其次是你篩選資料的能力，三是你的表達能力和邏輯，最後就是影響別人的能力。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結緣電影從荷里活開始——華鼎獎終身成就獎獲得者盧燕

現年88歲高齡的國際影人盧燕，從影超過半個世紀，先後以演員、導演和製片人等多重身份，活躍於中美影壇，曾三度摘得台灣金馬獎，也是中美文化交流進程中備受影人尊敬的人物。日前在香港舉行的第16屆華鼎獎頒獎典禮上，盧燕從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葆玖和導演陳可辛手中接過華鼎獎終身成就獎獎盃。

結緣電影：我是一個小點兒

盧燕1927年出生在北京，在上海度過童年，母親是京劇名伶李桂芬。她自小拜京劇大師梅蘭芳為老師和義父，與梅葆玥、梅葆玖情同姐弟。梅葆玖至今仍稱她作「盧姐姐」。出身演藝世家，但母親卻不希望盧燕從事演藝事業。盧燕聽從了母親的安排，於1947年啟程前往美國檀香山，在夏威夷大學攻讀財務管理。然而，盧燕心底裡對表演的喜愛從未停止。「我第一次在美國的銀幕上出現呢，是一個小點兒！」盧燕仍清楚記得第一次接觸電影的情景，她笑着一邊比劃一邊說：「當時我在夏威夷就很想當演員，有一天看到報紙上說，荷里活（好萊塢）有一個戲要來拍外景，招演員，我看了以後很興奮，立刻就跑去報名了。」

報名排隊的人很多，盧燕被選中了。副導演叫她第二天來劇組報到，還特別要求穿上泳衣早上五點半就來。盧燕當時以為是因為自己身材好所以被選中，高興得不得了。次日，副導演帶着她和另一個穿着泳衣的男孩來到海邊，要求兩人坐下不要動，說完就走了。就這樣，盧燕在海邊坐了一天，至於荷里活人怎麼拍戲，完全沒看到。這就是她與電影的第一次接觸。「後來片子上映，我滿心期待地去電影院看，滿銀幕找自己。終於在一場戲裡，我看到了遠方的兩個小點兒，我只是其中一個。」盧燕笑着說。

用心積累憑好口碑 屢獲嘉獎

1956年，已經是三個孩子媽媽的盧燕，仍放不下自己對表演的熱愛。於是，她決定進入加利福尼亞州巴沙迪娜戲劇學院學習表演。畢業後，盧燕四處尋找機會，希望登上荷里活的大銀幕。憑藉自小打下的藝術基礎和後天的勤奮與用心，盧燕陸續得到了一些表演機會。1958年，奧斯卡金像獎導演

富蘭克·保塞尼奇拍攝《飛虎嬌娃》時，選中了盧燕出演片中酒吧女郎的角色。雖然只是個小角色，但盧燕用心琢磨、認真敬業的態度和過硬的表演功力，讓導演對這個東方面孔讚賞有加。此後幾年，盧燕陸續接拍了與詹姆斯·史都華合作演出《山路》和與馬龍·白蘭度合作的《獨眼龍》。

不論角色大小，盧燕總是會提早到達片場，所有的角色準備工作，她在到場以前都會做好，她在拍攝中幾乎不會出錯，多數鏡頭，一次就過。這讓盧燕在荷里活逐漸積累了良好的口碑，每當需要東方女性的角色時，荷里活導演們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請盧燕來出演。20世紀60年代，盧燕逐漸在荷里活站住了腳跟。

1967年，盧燕主演了唐書璇導演的影片《董夫人》，並因此片獲得台灣第九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在1972年和1975年，憑藉在《十四女英豪》中的余太君和在《傾國傾城》中慈禧太后的角色，盧燕又兩捧金馬獎獎



■第16屆華鼎獎在香港頒獎，盧燕女士（右）獲得終身成就獎。

盃。除了《傾國傾城》，奧斯卡獲獎影片《末代皇帝》中的慈禧也是由她扮演的。這個角色在她的多次塑造中，已深入人心。

心繫華人文化海外傳播

盧燕1959年加入荷里活電影工會，20世紀90年代更成為奧斯卡首位華人評委。幾十年來，她見證了華人演員在荷里活的演出機會越來越多，飾演的角色也從以前的洗衣工、飯館工人，到現在的成功商人、醫生。這些變化讓盧燕感到欣慰和自豪。

半個多世紀以來，盧燕在影壇和東西文化交流方面貢獻良多，華鼎獎組委會特別將終身成就獎授予了這位頭髮花白的優雅女士。頒獎嘉賓陳可辛代表組委會致辭時這樣說，「我跟Lisa（盧燕）的緣分始於1999年，我喜歡叫她Lisa。因為她經常為了電影到處飛，她的充滿活力的樣子讓我更想叫她『Lisa』，而不是『盧燕老師』。她數十年來對華語電影和華人藝術的熱情和貢獻，是我們所有華人藝術工作者的榜樣。」（新華社）